**一蓑烟雨任平生**

**-------从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看苏轼此期的人生思想**

**结题报告**

**主 持 人 麦浈那**

**指导教师 杨 双**

**学 校 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

**日 期 2024.09**

**一蓑烟雨任平生**

**-------从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看苏轼此期的人生思想**

研究背景：

苏轼这一生，共经历了五代帝王，而千百年来，人们都喜欢苏东坡，根源便在于，他对道的坚守，他所坚守的道 ，就是他磐石般坚定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贬谪黄州，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可以此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充满了入世精神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到了后期，尽管他并没有放弃济世拯民的责任，胸存浩然正气；但佛、道思想占据了主流，外儒内佛，以求身处逆境时的精神解脱。他经常出入佛寺道观，俨然以佛子道士自居，但他始终能把握再后的限度：决不迷信宗教。他始终只取佛道思想中的“静而达”以及超尘拔俗、清心寡欲、因任自然的生活态度，吸取其中灵活的思辩方式以帮助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使自己在逆境中能顽强坚定的生活下去。

**研究成果：**

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年 ）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江苏吴兴），上任才三个月，就因新党的纠弹被押入汴京御史台狱，罪名是他以诗作讪谤新法，几有不臣之想，这就是宋代最大的文字狱---著名的乌台诗案。究其受诬原因，苏东坡的政敌和朋友刘安世回忆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苏轼早在仁宗朝曾作为“太平宰相”的未来人选，新党不能不忌惮他的潜力。对神宗来说，新法未见成效，而苏轼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却不愿合作，也还有惩一儆百的动机。御史谏官何正臣，李定等牵强附会，以“讽刺新法”、“讪谤朝廷”等罪名将苏轼逮捕入狱。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被贬到黄州，责授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苏轼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故他曾悲愤的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另一方面他又因壮志难酬而苦闷，经常闭门思过，消极彷徨，时时向佛道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又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就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

一、从“平生未尝作活计”到“为舍外无薪米者耿耿耿不寐”。

苏轼于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安置”黄州，由原来的知州一降而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成了被流放的“罪人”。政治生活上的这一变化，无疑对他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苏轼政治上的失意，引起了他经济生活上的急剧下降。吃饭、居住都相当困难。开始寓居黄州城南的定惠院。“小屋如渔舟，蒙蒙云水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家眷到来，“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俸人所得，随手辄尽”，“债负山积”，生活日益困顿，只得“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甚于穷者相宜”。这时的苏轼已成为地地道道的“齐安民”。这些都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期生活窘迫的真实写照。

不久，苏轼又从定惠院迁居临皋亭。尽管他政治上失意，带来了经济生活上的困难，而他的道德品格，却赢得了普通农民和下层士人的尊敬和同情。

到了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的日子更加贫困。尽管苏轼处于极端矛盾的思想状态中，但这对矛盾由于他参加了耕作劳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他的老友马正卿，为他去郡中请得了城东的坡地五十亩。这对于“平生未尝作活计”的苏轼来说，亲自参加劳动，自然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化。事实上，辛勤劳动，获得成果，增加收入，正好表明他选取的是一条既可解决生计，又能解决内心苦闷、开阔思想境界的道路。他的“东坡居士”命名，原于唐代诗人白居易忠州任刺史时的“东坡种花”。他独敬白乐天，谪居黄州，躬耕于城东的坡地上，定名“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就扬名于世了。苏东坡的艰辛劳动，使他免除了仕途风波，避开了政治陷阱，自食其力而又愉快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自号“东坡居士”的深层含意，也是他人生观转折的里程碑。

《东坡八首》、《东坡》、《南堂》则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期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光辉记录。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东坡》）诗人偏偏拈出夜景来写，不是无所谓的。这个境界非“市人”所能享有。“日中为市”，市人为财利驱迫，只能在炎日嚣尘中奔波。唯有“野人”，脱离市集、置身名利圈外面躬耕的苏轼，才有余裕独享这胜境。唯幽人才有雅事，所以“市人行尽野人行”，这读起来极其自然平淡的一句诗，使我们不禁从“市人”身上嗅到一股奔走闹市尘嚣的喧闹气息，又从“野人”身上感受到一股幽人守志僻处而自足于怀的味道，而那自得、自矜之意，尽在不言中。

东坡过去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官时，做过许多有益于农民事情，也写过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词，但却没有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实践，缺乏种植知识。在他躬耕东坡时，就多亏附近老农对他的帮助指导了：“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示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在拜谢苦言，得饱不相忘。”（《东坡八首 其五》）。

关于苏轼这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元丰四年冬，大雪纷飞，他考虑的是：“今年黄州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尺，固我所喜，但舍外无薪米者，亦为之耿耿不寐，悲夫！”（《书雪》）这时的东坡，在对待大雪这件事情上，不是与广大人民有着共同的感情么？

元丰六年五月，南堂落成，东坡作《南堂》五首，在这无声的画面上，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依山傍水的临皋亭风光，还可以窥见到苏东坡心灵深处的愁苦和身处逆境却又能泰然自处的情趣。“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其五）此时的东坡，正处在闭门焚香昼寝的境界中，这与《黄州安国寺记》所写“焚香默坐”的心曲是一致。正和韦应物“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的高洁情怀相似。

以至在多年以后深处玉堂深处的苏东坡对这段黄州耕种的生活仍难以忘怀，“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如梦令》）

二、 从“细雨梅花正断魂”到“暗香先返玉梅魂”。

黄州的苏轼，内心孤寂而痛苦，他不断以“孤鸿”、 “海棠”、 “梅”、自喻。

他早期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种就有“孤鸿”的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初到黄州寄居定惠院时，苏轼又一次以鸿雁形象来寄托他的人生感悟，“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孤鸿在深夜里惊起回首，一肚子的心事幽怨，无人可以理解，拣尽寒枝，都不肯随意栖身，结果独宿沙洲，甘守寂寞。谪居中的苏轼愁闷孤独而又心怀清高，于此可见，词境清空逸绝，语短而思长。相比之下，前者有感于渺小主体在巨大时空中的到处偶然，飘忽无踪，此则深度开掘了自已的内心，表达了主体对外在环境的抉择。至其晚年，“春来何处不飞鸿”之句，则达到了主体对巨大时空的超越。等过了漫长的严冬，春天总会再次到来，飞鸿也终会归来。我们从这鸿燕形象的前后变化中，可以观察到苏轼人生思考的发展进程。处在逆境中的人，除自伤其处境凄凉外，还会因怨愤愤不平，而使情思、行为失去控制，非唯戕害身体，而且心志紊乱，容易产生偏见。这样等于已经被逆境所击败。此时的苏轼，他也有怨，也有恨，“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遗佳人在空谷。”（《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但是他明白，一个人要永远保持正确看待事物的理性风范，从而不会作出违背自我的选择，自己的主人永远只能是自己，正如他在《易传》中强调的那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所以“小雅怨诽而不乱”，才是真正的战胜逆境，

正月二十日，对谪居黄州的苏东坡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从御史狱中出来被贬逐到黄州途中，过麻城五关作《梅花》诗二首，正是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其一曰“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白乐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其二曰：“何人把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这两首诗，写得非常凄苦，催人泪下。都在借着“半随飞雪度关山”的梅花形象，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哀怨凄凉之感。

到黄州次年，即元丰四年，“正月二十日，往歧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以此为题，作七律一首，未两句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正是指一年前来黄途中过麻城五关作《梅花》诗时的情景，再过一年，也就是元丰五的正月二十日，又写了《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颇有些乐在此间的味道，苏轼成功地将他的谪居生活诗化了，并希望“年年为此会”。人生也好，历史也好，每一个片断都必须以下一个片断为目的，为了下一个片断的早日到来而否定这一片断的自身吗？所以在逆境中把希望寄托于变化，在等待中浪费人生，是错的。生活的每一段都值得好好去过。看来，这样的想法不仅仅为了从谪居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也包含着某种比较典型的中年领悟：圆转的时间里应当有圆转的生活，就好象鸿雁那样，年年周而复始，如此才能使人生的每一刻都自具其隽永的滋味。这正和他从海南赦归时所说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生平”，属同一气质，正是苏轼的高不可及之处。

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也写了一首类似的诗。苏轼一向喜爱梅花，在他的诗集中，以梅花为题的就有近四十首，这与苏轼对唐末诗人韩亻屋(音 卧)关于梅花诗的喜爱是分不开的。韩亻屋当年也被排挤到湖南，想唐昭宗了解他，还能再起。便作了《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才。”梅花的花朵通体象玉，并且由于气候的原因，湖南梅花一冬开两次，第二次开好比魂的返回，意即希望自己能够再回朝廷。此时的东坡，虽以甘心退隐，忘掉机心，终老黄州，“五亩渐成终老计”，“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却又忘不了朝廷，所以又说：“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东坡此诗的末句化用韩亻屋诗意，浑然无迹。东风指君，神宗有起用他的意思，暗香指梅（林圃《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被起用。

三、从“晴雨两佳”到“也无风雨也无晴”。

熙宁五年（1072）苏轼在杭州的西湖之畔，曾经遭遇过一场夏日的暴雨，那时候他在望湖楼上看那暴雨的猛烈，然后看到风吹雨散，欣赏雨后初晴的景象，写下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此时的苏轼，正在杭州任通判，苏轼的东南之行虽然离开了汴京的“变法”风潮，却无法摆脱“新法”及其“提举者”的压力。这首写雨过天晴的诗，令苏轼感触良深，这是一场暴雨的始末，也正是苏轼认为人生必经历风雨后才能获得平静的写照。

熙宁六年（1073），他也曾因“初晴雨后”而作诗，欣赏晴、雨两种各具佳趣的西湖胜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朝曦迎客艳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其一》）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二》）

这两首七绝本来一气呵成，后一首传为千古名作，前一首不大被人提起。但我们若要理解诗意，两首诗应该一起读的。正如题目所说，作者想要表达的对于“初晴后雨”这种天气变化的感受和思考的。他想告诉人们：晴天固然不错，雨天也有可爱之处。所以遇到变化不要惊慌，也不心感到扫兴，因为另一种胜景正等着你去欣赏。而苏轼的诗意决不会公停留在西湖的睛雨两景，你可以读出一个诗人对于变化的心领神会，自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人生遭遇的变化，都不重要，都是“此意自佳”。

东坡黄州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对审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图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抱负也好，权位也好，名利也好，寿命也好，无论其价值为正面或负面，其出于人心的追求，而不得满足便成为痛苦，则是一致的，解除此痛苦的办法，只有两途之：一是满足之，二是超越之，但满足之后，会有新的人欲求和新的痛苦，所以是饮鸩止渴，不是真正的办法。真正的办法只有超越之。而所谓超越，并不是麻痹其痛苦的感觉，而是思考更为根本的东西，世界的本质、人生的命运等等，此之谓终极关怀。”正如前赋所云：“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超越的思辩，后赋所云：“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迷离恍惚，玄妙莫测中则是一种超越的心境。

一曲《定风波》，这真是人间的绝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比之当年的“望湖楼下天如水”，晴雨两佳，这次更为明静透彻。不管外的境遇如何变化,都如过眼云烟,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折,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无敌.这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明白宇宙与人生的真谛后，对身世利害的断然超越。

明白此理的东坡居士，就这样走在他的人生路上，这一天他穿过了风雨，迎来了斜阳，在他的心中，其实真得无所谓风雨和斜阳，这样他才走得更加潇洒和坚定。

注释：

《黄州安国寺记》；《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1页。

《与王定国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3页。

《答李端叔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32页。

④⑥⑦《与章子厚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12页。

⑤《答秦少游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36页。

《东坡》；《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15页。

《东坡八首 其五》；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101页。

《书雪》；《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8页。

《南堂》；《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13页。

《如梦令》；《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430页。

《和子由渑池怀旧》；《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313页。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374页。

《寓居定惠院》；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90页。

《梅花》；《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08页。

《正月二十日》；《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07页。

《乃和前韵》；《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09页。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65

《仍用前韵》；《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412页。

《方山子传》；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98页。

《临江仙 夜归临皋》；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121页。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55页。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61页。

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112页。

《前赤壁赋》；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108页。

《后赤壁赋》；王水照 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115页。

《定风波》；《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354页。

参考文献：

1.《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2.《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

4.《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第一版。

5.《苏东坡在黄州》；饶学刚；京华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

6.《苏轼》；王水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7.《苏轼 诗词文选评》；王水照 朱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8.《苏轼新论》；朱靖华著；齐鲁书社出版；1983年11年第一版。

9.《苏轼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10.《苏坡志林》；苏轼撰 赵学智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11.《苏东坡传》；林语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